

宋

書

三三

蘇子瞻  
知不足齋  
藏

PDG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臣沈約

新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  
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  
末為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為積射將軍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

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  
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為  
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  
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為盱眙太守  
將軍如故還為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  
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  
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  
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  
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

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  
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  
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  
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  
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  
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  
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  
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  
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

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  
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  
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  
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  
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  
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  
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  
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  
御仗先有諸葛亮笥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

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

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謚曰忠侯孝祖子悉為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為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為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劭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

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  
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  
慤又命爲軍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負外散  
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  
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  
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  
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  
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  
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



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  
太守勔旣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  
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  
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即位起爲振威  
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  
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勲爲逆四方響  
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  
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  
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

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  
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  
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標龐孟蚪並向壽  
陽勛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  
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勛所自乘馬諸將帥並  
忿廣之叨冒勛以法裁之勛歡笑即時解馬  
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  
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

降勛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  
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  
拜還京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  
千戶琰初求救索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三  
年以勛為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  
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奇珍據汝南與琰為  
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

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効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  
洹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萇代爲汝陰太守除勛  
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  
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  
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缺遣汝陽  
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勛遣龍驤將  
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闕  
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缺千兩於汝陽臺

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  
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  
十級勛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以西  
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  
車二千兩勛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  
燒米穀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  
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以其所  
陳示勛使具條荅勛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  
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爲獯醜侵縱

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  
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  
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  
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  
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  
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缺俱是攻城便應先圖  
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

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  
襲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  
城觀其形候不似感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  
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  
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情  
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敕荆雍  
兩州遣二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郾  
城臣又以爲郾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嶮

數百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  
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剋捷不知足南抗  
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水陸通便  
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  
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  
渡淮臣又以為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  
救援方得少剋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  
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  
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克言理相背



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拉言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間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

過縣勢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  
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  
魯莢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  
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唯視彊弱王  
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  
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  
寢勛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  
羽林監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  
千餘人勛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

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

關亭

三郡太守安陽縣男

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眞陽縣男食

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追擊破

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

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又頻破虜於荆亭及戍

西詔進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

其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

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啓徧示朝臣自尚書  
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  
建平二王並有獨徃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  
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徃游之六年改常侍  
爲侍中其年南兖州刺史齊王出鎮淮陰以勔  
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兖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  
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  
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

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  
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  
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灾眚必及  
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  
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旣而賊  
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  
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催勔  
渡航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

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篆素  
流采金石宣輝目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  
捐驅衛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  
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  
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  
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擾京  
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  
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  
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寃逝無追思崇

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  
如故謚曰忠昭公子俊嗣順帝昇明末爲廣  
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敷大始中爲寧朔  
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  
謚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踝而其後無聞  
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  
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

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美矣

列傳第四十六

宋書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臣沈

約

新撰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  
開後改慧爲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  
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  
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  
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

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  
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  
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  
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  
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  
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  
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  
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

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推  
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  
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  
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為偃命所黜  
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  
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  
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  
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  
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

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  
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  
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  
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  
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  
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  
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  
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

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田良寺名曰良寺

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  
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  
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  
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  
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  
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  
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  
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  
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

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徃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威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毋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

僚及士人說收梓柯越雋以爲內地綏討蠻獠  
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位  
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  
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  
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竝無不可但景  
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  
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被萬里推  
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  
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



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竝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竝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殊死罪

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  
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  
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  
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  
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  
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  
文章等與寶首屯軍于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  
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  
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

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  
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  
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  
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使躍  
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  
竝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  
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  
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  
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

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  
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  
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  
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  
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  
可爲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  
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  
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  
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

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  
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  
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  
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  
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  
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  
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  
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鄉向種花草甚美惠開悉  
剷除別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當速

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  
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  
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獻嗣齊受禪國  
除惠開與諸弟竝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  
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  
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  
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  
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

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  
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  
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項爲冠  
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  
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  
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  
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  
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  
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

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  
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  
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  
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  
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  
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  
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  
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  
等竝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



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宍從僕射柳  
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  
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  
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竝專之  
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  
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  
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  
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公邵太守周矜起  
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表願遣信誘矜討焉

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即日斬矜送  
首詣顓顓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  
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蚪爲司州刺史  
領隨郡太守孟蚪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  
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  
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  
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  
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  
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

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  
琰即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  
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曲厚二年正  
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  
西討休祐出鎮歷陽爲諸軍揔統時徐州刺史  
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  
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劬進軍小峴初合  
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  
朱贍之據城歸順琰遣致輔之輔之敗走殺以

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  
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  
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  
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  
軍助勦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  
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  
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  
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爲司州刺史  
後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

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  
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勔率衆軍竝進去順數里  
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漸未立順欲擊之時  
琰所遣諸軍竝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  
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  
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旣而勔  
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錄事參  
軍王起前部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  
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生樊僧整直喜驚軍生

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突稍闕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力冠三軍軍中竝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闕率軍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成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竝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

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  
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  
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  
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  
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苟  
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  
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  
持久今唯有間道龍套車出彼不意若能制  
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

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  
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二日  
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竝欲還安國曰卿等旦  
已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  
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  
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  
部曲竝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  
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  
交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竝淮南楚子



天下精兵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  
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  
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  
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  
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  
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  
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  
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  
諸軍分營城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

三千欲破旂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天破之焚其  
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  
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  
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  
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  
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  
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  
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沉  
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

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竝保榮爵何故苟困  
士民自求壑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  
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  
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  
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  
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  
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  
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  
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

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  
冑信檠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  
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  
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  
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  
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敕驃騎  
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  
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  
何容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

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  
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  
祭祀之主墳壟乏埽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慙孝  
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  
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  
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  
多愆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  
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  
事六月勸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

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  
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  
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  
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  
援定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  
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  
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  
率所領開門掩襲勛入其營勛逃避得免式寶  
得勛衣帽而去勛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

南角并填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  
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  
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  
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  
及燃後土續至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  
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  
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  
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  
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

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  
義休祐遣貞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  
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  
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  
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  
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蚪  
至弋陽勔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  
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  
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蓼潭義軍



主陳肫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  
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  
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  
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竝開  
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  
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  
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  
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  
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

龐孟蚪又繼迹奔亡 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

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

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  
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  
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  
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欸然後素車  
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  
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薛  
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  
肥勔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  
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

縱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勛所遣諸  
軍未至爲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  
力戰死之勛馳遣垣閔摠統諸軍攻合肥是月  
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  
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  
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勛  
敗問有傳者即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  
康太宗送邈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  
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

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邈至叔寶  
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  
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  
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  
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  
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  
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  
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即以珍奇爲司州刺史領  
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偽帥張窮奇騎萬

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  
七縣民竝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  
降者太宗竝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  
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  
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勛竝  
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  
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  
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  
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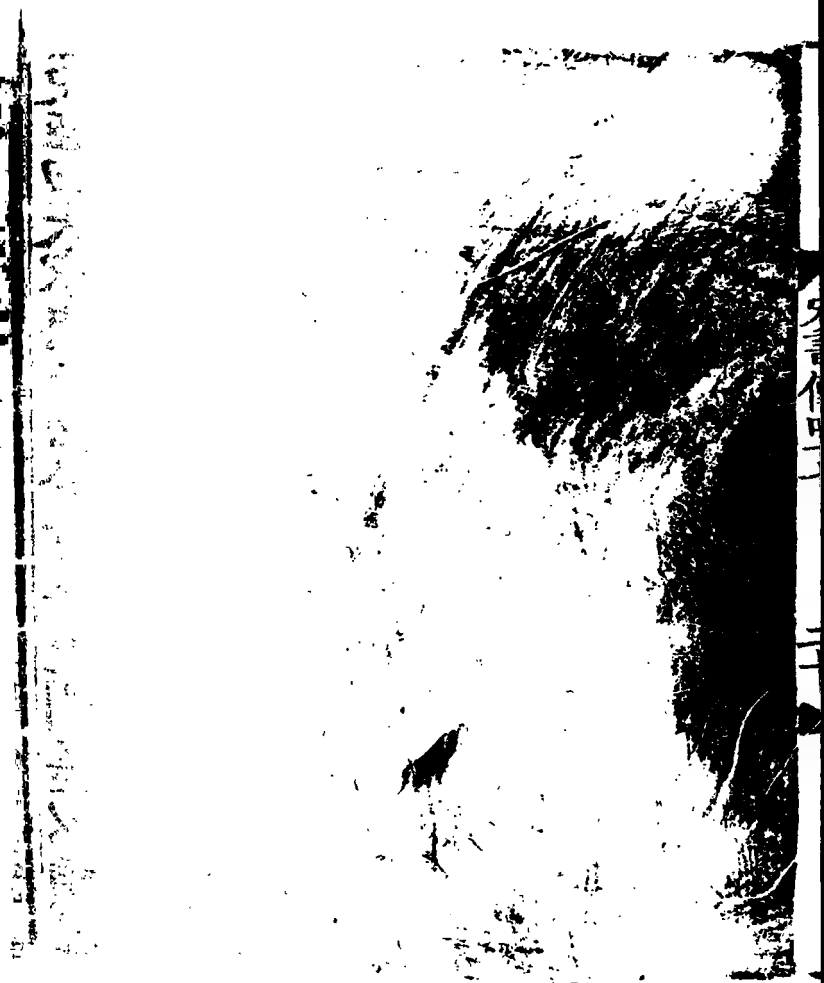
坦閔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  
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  
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  
節還京都父之爲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  
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  
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諠前  
世舊事事兄甚謹小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  
圍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  
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第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列傳第四十七

宋書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汨擊反胡曰龍子滅之由是爲

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摠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十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

農太守虜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  
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  
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  
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  
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  
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  
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都復率  
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  
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

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  
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  
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  
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  
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陝至曰口夢仰頭視天  
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  
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  
爲大司馬參軍犯臯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  
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綽

宋書

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  
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  
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  
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旣回馬復追呼之  
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旣入車因責讓  
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  
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  
爲朝庭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  
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

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  
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  
宓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  
陽爽遣將鄭德立戊大峴德立使前鋒楊胡與  
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  
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立復使其司馬  
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  
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  
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

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衆阻大峴  
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  
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  
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  
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  
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  
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  
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



梟猛生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

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  
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  
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  
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  
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竝受  
徐州刺史申垣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  
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  
垣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  
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

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  
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  
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  
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  
密難為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為民患安都明  
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  
虜將軍為太子左衛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  
廢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  
為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

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閤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即位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竝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

出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  
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竝皆同反文秀遣劉彌  
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傳靈越  
領衆竝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  
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  
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  
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  
琰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  
睢陵馳赴下邳彌之奔來戰潰散竝爲虜兒所

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  
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  
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  
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  
距之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  
令降闡旣降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  
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  
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貞外  
散騎侍郎張寘震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

文王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傳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虜

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勛  
勛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  
我勛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  
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  
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  
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  
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  
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  
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



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  
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  
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臣庸隸  
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  
大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  
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  
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  
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  
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

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即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負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

見殺竝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雖二州之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虬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雖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竝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

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  
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  
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禧撫軍行參  
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  
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庫部郎本邑中  
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  
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  
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

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旣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

既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  
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以討徵兵於文秀文秀  
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珍三軍赴朝庭時徐州  
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  
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  
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  
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  
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  
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

乘民據臨濟城竝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為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暲等竝進軍攻城每戰輒

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  
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  
慰勞諸義軍隨僧暲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

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  
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  
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  
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守窮  
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



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  
即親爲戎首一不加臯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  
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  
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第息亦  
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  
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即安本  
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  
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葛泰  
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

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謚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負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

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乂太宗所遣救兵竝不敢  
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  
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  
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  
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  
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靜  
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  
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正月二  
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

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  
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  
之牽出聽事前剥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  
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  
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鑊  
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  
尚書功論郎何如眞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  
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  
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  
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  
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  
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  
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  
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  
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  
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  
微軍主傳靈越率衆赴安都旣而爲土人起義

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  
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  
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  
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  
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  
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  
勤王之略義關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

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列傳第四十八

宋書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臣沈

約

新撰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  
楊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  
叔竝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  
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  
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婚者伯父洵即  
顗父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



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爲揚州從事  
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  
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  
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  
興寺八開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  
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  
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二年  
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  
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

兗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  
如故大明元年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  
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  
陰民丁豕文貨舉爲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爲西  
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  
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  
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  
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  
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

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  
因此發怒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  
中丞不拜復爲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  
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爲侍中領驍騎將  
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  
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  
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  
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  
栖冲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踈嬾

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  
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  
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  
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  
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  
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  
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  
旣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  
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

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爲人白世祖求改名爲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爲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爲右僕射七年領

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  
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爲江州刺史柳有罪  
降爲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祭與褚淵劉劭竝受  
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  
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  
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眇未弘  
政道囹圄尚繫枉滯猶積晨兢夕厲每惻于懷  
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  
瘦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

憂葬并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  
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  
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爲逆粲  
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  
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  
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  
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  
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  
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爲府固不肯移三年徙  
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竝固辭服終乃受加侍  
中進爵爲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  
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  
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  
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  
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  
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  
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



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  
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  
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  
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  
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幘車仗士五十人入殿  
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  
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  
前湘州刺史王緇太后兄子素好武事竝慮不  
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侯伯孫

曇瓘王宜興彭文之下伯興等竝與粲合衆明  
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  
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爲不宜示異同  
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  
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  
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  
興爲直閣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  
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  
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竝赴石頭本期夜發其

日秉恆擾不知所爲。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  
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  
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  
令腹心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搃禁兵。王蘊  
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  
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  
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  
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  
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

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  
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旣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  
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  
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  
任侯伯等其夜竝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  
敗乃馳還其後竝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  
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覃  
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  
美談袁粲劉秉竝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

京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  
歲月彌徃宜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脩  
材官可爲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  
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  
事

史臣曰闢運初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

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闢運之君千載一有世

及之主無乏於時闕二字須機變之用短資忠貞

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二字文與字不屈曹氏魏鼎將

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  
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  
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  
謂義重於生平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  
同符美矣

列傳第四十九

宋書八十九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  
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彥與皇子法良同生  
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  
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陽王  
勰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



始建王禧智并熒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誅皇室寡弱友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

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  
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  
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三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庶冬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列傳第五十

宋書九十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

臣沈

約

新撰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仁義者合君親之  
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  
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  
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  
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  
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

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  
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  
隱闇闇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  
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尔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  
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  
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遭福母  
則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  
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  
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  
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徵上表曰臣聞運  
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  
之元興皇綱弛紊誰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  
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  
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殞送舊君哀敬盡

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  
旣遂延以旌命刼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  
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  
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  
同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  
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氓遠土所爲  
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  
懷必聞故率愚慙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

增懷泉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  
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  
栢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三世追贈天水部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帕仁厚之風行於鄉黨

陳林公大其有明其名者嘗與公共於山陰市  
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  
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已錢  
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  
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  
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牒表閭門蠲其  
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  
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稟至行養親必已力  
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母爲人作匠

取散夫價王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  
有有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  
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  
買糴然後舉爨父抱薦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  
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  
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  
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  
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父乃閑練  
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

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他  
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  
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  
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豕尤善其事每至吉  
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  
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  
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  
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  
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

在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縣一斤遺原平原  
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  
今歲過寒而建安縣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  
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  
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  
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  
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  
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  
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

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  
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  
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槁令足  
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太祖  
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一枚如此五日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  
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  
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

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敗其窮老下瀆水與之  
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  
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徃錢唐貨賣每行  
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  
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鬪者  
爲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  
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

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備國朝典章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  
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慙君



貧老故加此贍豈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  
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  
老邪耄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  
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均孝  
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  
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均孝仲  
智會皇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  
別敕用人故二選竝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  
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

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  
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  
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竝有門行長子  
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  
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

十餘年死並殯塋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娵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隣里以蓆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達疾得瘳親屬比自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徙辟土冬

無被終晝則屏簾夜則枕木  
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起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  
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  
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  
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  
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走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  
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累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

日前被節孝廉之選必者其人雖由科舉而  
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敷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聲外著可竝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寶惟金南木  
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  
育翮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敷漢宗蒲輪我  
皇降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

貢曰義與仁

其二

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

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九

其三

人亦有言無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

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怠荒

四

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

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俾是下國

照輝京華

其五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

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

所懷以贈三孝里  
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  
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  
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  
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  
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  
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



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  
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  
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  
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  
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  
貧力弱無以<sup>火</sup>官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

大霧霧歇埽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  
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  
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  
禮讓者以義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  
靡非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  
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  
情義實爲殊特茂尔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  
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

劫造釁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忍不益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悃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  
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  
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  
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瑣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

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  
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  
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并是鐘貧民溫富之  
家各有財寔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  
耕比漢上式詔畫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

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  
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  
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  
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  
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

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  
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  
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  
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  
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  
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  
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  
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  
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  
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  
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三縣令天與善射  
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  
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  
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  
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  
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  
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



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于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

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  
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  
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所戰沒伯宗弟伯  
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閭領細杖主順  
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  
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  
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  
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阬內更呼等類共跳竝  
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

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  
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  
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  
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  
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  
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  
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  
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弋陽  
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邊城令宿僧

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武軍之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  
日在家餉饋摩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  
充之摩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  
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武摩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  
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

太史公  
卷八  
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貞道板爲征虜參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  
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  
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  
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  
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  
齊民謂人曰此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惶  
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

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  
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太古今豈異齊民至  
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跪評遺  
旨一慟殞亡雖迹異於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  
務彪被移革華夏寔具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  
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  
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

三十二  
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  
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  
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  
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  
棘去已爲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

爾旦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  
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  
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  
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  
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旺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  
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  
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  
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



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  
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  
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  
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  
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瀟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  
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

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  
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

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覲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

以希祿覲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  
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  
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  
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母至哭踊  
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闕俄頃叫慕之

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  
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  
與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  
守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榭子平居喪毀  
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  
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宋書傳五十一  
劉子與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